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十三

中國考古學報
(卽田野考古報告)

第三册

總編輯

李濟

編輯

傅斯年	董作賓
徐中舒	梁思永
郭寶鈞	石璋如
夏鼐	高去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NANKING JOURNAL

SEMI-ANNUAL

VOLUME FOUR NUMBER TWO

CONTENTS

- Notes on the Deification of Lao-tze,
by Liu Kwoh-chuin p. 61- 87
- A Critical Re-estimate of Han T'o-chou (韓德周),
by Chen Teng-yuen p. 89-142
- The Monuments of Ho Ch'u-ping's (霍去病) Tomb and
Some Sculpture of the Han Dynasty, illustrated,
by Teng Ku p. 143-156
- Rubbings of Han "Paintings" (Stone Carvings) Found at
Nanyang (南陽), by Swen Wen-ting p. 157-172
- Ch'ai Yao (柴 燾) as Excav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Nanking, illustrated, by Ho Sui p. 173-178
- Studies on the Archaic Words in the "Shuo-wen",
by Shan Chen-tsu p. 179-216
- A Commentary on Shen-tze (慎 子) based on the Text of
Shen Mao-shan (慎 懋賞), by Fan Kuon-yü p. 217-270
- Remarks on Chang Ping-ling's (章炳麟)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pter of Wei-tze (微子篇) in "Kwang Luen-yu
P'ien-chih" (廣論語精義), by Hwang Yuen-mei p. 271-275
- Notes on Hwang Tsung-hsi's (黃宗羲) "Ming-i Tai-fang Lu"
(明夷待訪錄), by Chen Teng-yuen p. 277-287
- Corrections and Emendations of Wang Ren-hsiü's (王仁煦)
Text of the Ts'ieh-yuin (切韻) from the T'ang
Manuscript of Tuan Hwang, by Li Ting-kwei p. 289-292
- Studie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arakhtimi" (西遷史)
from the Original Text of E. Bretschneider,
by Ch'in Chun-mien p. 293-306
- Rule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lassified Index to
Collectanea, or Collections of Reprints (叢書),
by Sie Kwoh-chen p. 307-311
- Enumeration of the Editions of the Official Histories in the
Imperial Catalogue (Second installment, to be continued),
by Yeh Chi-hsuen p. 313-328

THIS ISSUE IS PUBLISHED WITH AN APPROPRIATION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ANKING, CHINA
NOVEMBER, 1934

Single number for foreign subscribers postage paid, \$1.00 per volume
(U. S. Currency fifty cents)

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

李 濟

上類：容器的形制

- 一、出土情形。
- 二、分類說明。
- 三、與足器在小屯殷商期演進之階段。
- 四、間足器的風格。
- 五、間足器、平足器、四足器及
- 六、各器之相互關係。

一 出土情形

民國二十一年，我曾就殷墟頭五次發掘所得青銅器及其有關的若干問題作過一番商討，並下了一個大膽的論斷，說：“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¹⁾；算來還是十六年以前的話了。這十六年的光陰，雖大半消耗在抗戰，但抗戰以前中央研究院又繼續發掘了殷墟十次；其中有三次專作侯家莊殷代的蒙窪區，得了大批的青銅器，使研究中國古史的人士耳目為之一新。在小屯繼續發掘了七次，⁽²⁾銅器的收穫也較前五次豐富得多。總計起來，現在討論於商時代的青銅器問題，比討論兩周青銅器問題可據的資料，要準確可靠得多了。上一句話包含着一個假定，就是假定侯家莊

*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考古學研究教授。

及小屯出土的青銅器，均是無疑間地屬於殷商時代。

我們必須首先把這一假定證實。在這兒，我只能扼要地說明這些證據的性質；詳細的說法，等將來看現在預備中的陽臺掘總報告。

本誌只將小屯出土之青銅器為範圍，請先從這篇文中所談的小屯青銅器出土情形。容器的總數共為七十六件(並不計)，隨在十座葬人的墓坑中；除了一坑(M 329)的人骨數目及放置情形不明外，其餘九坑中：

(甲)只具一副人骨的，有兩坑，M 184, M 006；都是俯身的放置。

(乙)有兩副人骨的一坑，M 188；一俯身，一仰身，均作跪的姿勢。

(丙)有三副人骨的三坑，M 222, M 333, M 388；各坑人骨的放置，或俯身，或仰身，或側身；大不一致。

(丁)有五副人骨的一坑，M 238，內四副俯身，一副不明。

(戊)有六副人骨的一坑，M 331，內五副側身，一副不明。

••• (己)有八副人骨的一坑，M 232，內俯身的三副，餘不明。

由上列的情形看，這些出人骨的坑，絕不是簡單的處置一個死人身體的現象；他們的死，有若干顯然是不自然的，所以同時可以有三人、五人或八人埋在一個坑中的事實。不自然的死可以包括殉葬，或為某種其他信仰的犧牲⁽³⁾。

小屯出青銅器的十座墓葬與殷虛他種遺址及遺物之關係可分四種敘述：——(1)有四座墓葬為殷商時代的灰坑所破壞；破壞它們的灰坑都出有殷商時代的遺物。破壞M 329葬坑的H 285灰坑出有骨葬，骨柩；破壞M 232葬坑的H 152灰坑出有龜版，骨版，骨鏃，骨矢等；破壞M 333葬坑的H 306灰坑出有龜版，骨鏃，

銅斧等；破壤M066葬坑的H065灰坑出有骨簪、蚌飾、銅箔等。上層灰坑所包含的實物並沒有晚於殷商時代的遺存，破壤在下層的葬坑顯然應該更早了。(2) 隨葬器的形制可證明與H骨坑出土的器物類似或確有屬於殷商時代的內在證據：如M222之陶器有圈底簋，M381之字骨骨葬，白陶，M388之白陶，石戚等。(3) 在位置之排列上，其他墓之關係可以認為屬於殷商時代者，如M184之與M066對稱地相排，與鄰近散葬之關係類似；M066既已有屬於殷商時代之證明，M184自可歸入此期。(4) 所餘的M188，M238兩墓，均與殷代的版築，有很複雜的關係，甚難作一簡括的敘述；專據隨葬器看，它們與其他八墓所出隨葬器一樣，顯然都是殷商期的產品。

以上所舉各證，在總報告中尚有詳細說明，此處不再贅列，只提出隨葬器中的青銅器作一單獨的紀錄。

二 分類說明。

這一篇專論古器物學家認為“禮器”的一類；照現代分類的方法，所有的“禮器”差不多全部都可以歸入容器一門。小屯出土的青銅器不限於“禮器”一類，俱成形的“禮器”，只在葬坑中出現。我們保存有六百個以上小屯灰坑發掘的紀錄，在沒有人骨的灰坑中，只發現過武器或用器一類的青銅器，保存完整的青銅“禮器”除了上列的十座墓葬外，沒有在任何其他灰坑中出現過。這一點是值得記清楚的。

隨十個墓葬坑的青銅禮器七十六件，可依它們桌下部的形制排列，統計如下：

1. 禮器：斗形器一件。

2. 平底器：錫形器一件，枳形器一件，共二件。
3. 圈足器：深形器一件，尊形器二件，單形器十六件；方尊形器二件（一件有蓋）；甗形器一件；宙形器二件（均有蓋）；甗形器一件（有蓋）；斝形器一件；鬲形器八件；共器三十餘件，蓋四件。
4. 雙足器：鼎形器七件，單形器十一件，枳形器十五件；甗形器一件（有蓋）；甗形器二件；共器三十六件，蓋一件。
5. 蹄足器：單形器一件，枳形器二件，共三件。
6. 異器相失之蓋一件。

以上所列共器七十六件，蓋六件，總共為八十二件，在小屯之分類如下表：

表一：小屯十墓隨葬“禮器”分類統計

類 墓	器 形	底										蓋	總		
		平	錫	深	單	方	宙	甗	甗	單	蹄				
M184					1							1			2
M066					1	1			1	2	1	1			1
M188					1	1			1	2	1	1			8
M222					2						2				4
M232			1		2				2	2	2				10
M238			1		3	2		1	1			3		1	2
M329												1			1
M331	1	1			2	3		1		1	2	3	1	1	2
M333					2					2	2	2			10
M388					2				1	2	1	2			1
	1	1	1	1	2	16	2	1	2	1	1	8	7	1	15
															1
															6
															82

全根據器物形制以最下部形態作第一分析標準，是荷

用作研究殷虛陶器所採取的順序所排列的秩序，其後檢查，再順着這個秩序，就可以看出一種自然的類別出來。

陶器與銅器，材料雖別，但在一個遺址與同一時代出土的，它們的形制必有相互關係；我們的問題是要找出它們所有關係的遠近及深淺的程度。容器這個概念是完全超乎質料的，不論是土製的、石製的、竹製的、木製的、銅製的或其他的材料製的，只要是屬於容器一門的器物，我們就可以用同一標準類別它。這個原則要是可以為古器物學家全部接受，古器物學研究一定可以達到一個新的境界。近二十年來，中國青銅器的研究雖有長足的進步，但在這一方面，人仍少予以充分的注意。梅原末治教授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古銅器形態之考古學的研宄”，(4)專就題目說，總算極新穎可喜，但看那分類的標準，就令人頗為失望。他根據形制，把中國古銅器分為十三類：(1)皿鉢形器：內有“盤”“斝”“盃”“豆”“簋”“簠”等；(2)甗形器：內有“甗”“鬲”“甗”等；(3)壺形器：內有“壺”“彝”“尊”“罍”等；(4)提梁附蓋形器：內以“卣”為主；(5)甗形器：以“甗”為主；(6)矩形容器：內有“彝”“鬲”“甗”等；(7)兩肋類：內為“觚”與“鼎”；(8)有腳器：內有“角”“爵”“卣”“盃”；(9)注口器：內有“兕觥”“卣”；(10)筒形及環形容器；(11)複合形器：內為“甗”“博山爐”等；(12)異形容器；(13)樂器類。很顯然地，他所說的“古銅器”仍限於中國。古學家所講的禮器與樂器並不是古銅器的全體，這一點表面上似乎只是用名詞的不小心，無關宏旨，但分類既是一件邏輯的工作，不邏輯的名詞，可以聯想未經整理，整理出來應該給它適當的標準，甚至用作標題。這本書完全令人失望，因為對於器物的標準這些標準的選擇雖是完全在器物形態上着眼，但沒

用的，忽爲全身，忽在口部，忽在底部，前後甚不一律；把那分類應有的效用，互相消失。第一分類標準，既無固定，且又乏客觀性，又如此案多故，他所說的“類”，也就各具不同的含意，沒有一種嚴整的界線。譬如第六類定爲類形器了，但第一類的皿鉢器也有矩形器；第八類爲有脚，但鬲鼎又另列爲一類，它們的“脚”似乎不能算“脚”；第九類爲注口器，但古銅器中最顯著的注口器，“爵”，卻又放入第八類了。作者對此似乎並沒感覺到矛盾。他最得意的兩點爲：（一）每類的器物在形制方面多少有些標準化了；（二）若是有些形制不同的器物放在同一類，那就表明它們有些在某方面的關係。第二點作者認爲更重要，因爲它可以供給研究器物形制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所舉的例爲：（a）第七類的鬲與鼎，（b）把斝放在皿類，（c）把尊放在盞形器類內，等等。就以上所舉的各例看，他甚加重視的第二點似乎並沒有他所想像的重要；他認爲最得意的，把鬲與鼎合併放在第七類的例，照說是考古學的根據了；但同時，他把那平底四足長方器，近人考訂名“盞”的⁽⁵⁾，也放在這一類，就可證明：他對於器物形制尚沒切實地詳細考慮過。從形制的分析說，除口上的兩耳外，“盞”與“鼎”或“鬲”沒有任何其他類似的部份；只因宋人把這四足器也叫做“鼎”，梅原教授似仍爲傳統的分類法所束縛，故在器腿上的文飾找它與鼎及鬲的聯繫⁽⁶⁾；這是與他的論文題目不符合的。人體說起來，作者的目標，想根據器物的形態重新爲中國古銅器作一次分類的工作，確是一極值得稱頌的企圖；但他對於器物的形制、名稱及功能，並未分別清楚，又爲那些古老的名稱所誘惑，故有時竟先決定某兩種形制不同的器有若干關係——不論是否形制上的關係——即把它

們放在一類，形制演變本身的現象反被忽視了。故所提的計劃充滿了矛盾，重複，及不合邏輯的事實。這一點實在可惜。不過這總是研究中國古青銅器的一大進步。作者不甘心困在金石學家所限定的狹小範圍內掙扎；他不認古玩商經手的材料，注意發掘的事實；他知道以“用”為標準分類的分類法，不能繼續地用下去，故轉向形制上想辦法。這都是很有價值的貢獻。

青銅器的形態，就原則上說，只是一切器物形態的一部份現象；它的演變的規律，雖有不少的方面起源於所用材料的品質，並為這品質所限制，但同時也要一般器物演變的限制。我們要明瞭青銅器在器物史的地位，必須從它全面的背景說起。若以容器為範圍，與它同時及較早的容器都應顧到。站在這個觀點上，我覺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用同一標準類別所有同時的容器；可以用於土製容器的也可以用於銅製容器，或任何其他材料製的。

關於類別容器的陶器所用的標準，在殷墟陶器圖錄序數總說內有說明，茲轉錄如下：

- “1. ……收編的陶器以容器為限。
- “2. 容器門內陶器的排列，以最下部的形態，作第一數的標準；圓底(包括平底、凸底及圓底)排列在 000—099 的序數(7)內；平底器排在 100—199 的序數內；圈足器排在 200—299 的序數內；套足器排在 300—399 的序數內；隸足器排在 400—499 的序數內……”
- “3. 每目(8)內再按照上部的形態，定那 0—99 的秩序，大致依口徑與體高和足部的大小及器身淺深為準；口大的，身淺

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後；中間又以週壁與底部的角度、純緣的結構等作更詳細劃分的準則；向外撇的居前，向內拱的居後……

4. 他種形制上的變化，如週壁的曲線，最大橫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著品的有無，往往構成一器的個性。這些變化並無秩序可循，只能隨著具有這些附著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數後加羅馬字，分辨型別，表示它們的個性……”(9)

據這幾條原則，我曾把殷虛出土全形的及可以恢復全形的一千七百餘件陶器，排成一個秩序；每一件在形制上可以獨立的器物，即構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數字，以為標誌，名為“序數”；每一式內再分若干“型”，用羅馬字標明，以類別形制相近而有小異的標本。這樣分目排列的辦法，只有一個極簡單的目的：便於檢查。至於由這個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態上的關係出來，卻是另外的問題；不過這個排列的秩序，顯然可以供給討論這一問題不少的方便。

現在我再試用這個原則，排列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如下。

圓底器：[排列號碼(即序數), 000-099] “凡器物的下部，聚成一實，或凸出，或形成球面的一部，因此若將這類器物放在另一平面上，不能留在穩定狀態中，為圓底器”。(10) 成虛陶器排入此目的有十五式二十四型；小屯出土的青銅器，只有下列的一件為圓底。

003式：斗形器。 M331出土；圓底形斗身，有長柄。柄作“中”形，內端又出下托斗身底部；全長24.2 cm；身高5.0 cm；

口徑 3.4 cm; 最大橫徑 5.8 cm; 容量 53 c.c.; 厚度 0.5 cm; 柄長 20.0 cm, 至身邊 18.0 cm; 柄兩端寬 2.4 cm, 中寬 5.5 cm。柄中寬出部份, 向上的一面, 有鬚形紋, 兩端各有魚紋, 頭均向外; 托底叉出部份爲兩片形。斗身外表繪以目紋(圖版壹: L, a, b; 插圖十九: a, 1, 2, 3)。

平底目: [排列號碼: 100—199] 這一目目的器物所包括的, 以最下部形態作平面的容器爲限; 假如放置在另一平面上, 它們可以保持一種定狀態……(10) 殷虛陶器排八這一目目的分三十九式, 一百一十五型; 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可以歸入此目的只有二件。

102 式: 網形器。 M 331 出土。原器出土時已破裂, 有三十餘片; 復原後, 底部近半週壁與底部無清楚界線; 原形是否如此, 尚有疑問; 但復原器可在平地放穩。器高 13.5 cm; 深 13.0 cm; 口徑 52.5—54.2 cm; 厚 0.1—0.6 cm; 容量 13740 c.c.; 外表近口處有弦紋三週(圖版貳: L, a, b; 插圖十八: b)。

192 式: 罍形器。 M 238 出土。出土時已破裂, 全形可復原, 但有數處損失; 在殷虛陶器中, 此式常見。器高 36.2—38.4 cm; 深約 36.0 cm; 口徑 14.8 cm; 最大橫徑 30.0 cm; 在口下 14.0 cm; 底徑 14.8 cm, 厚度 0.3—0.4 cm; 容量 15650 c.c.; 橫穿身形紐三, 兩在肩上, 一在腹下, 距底 6.5 cm。文飾分六格: 最高在頸部, 第二格在兩耳上; 第三格與肩上兩耳平行; 第四格在肩下; 第五格第六格相繼下列(圖版壹: 2; 插圖十七: b)。

圖足目: [排列號碼: 200—299] “容器的底部, 無論是圓的或是

平的不居器的最下部最下部份的構成，爲一圈形足，附於器底，或爲器身週壁之延續。圈足的週形，以隨器身週形的爲最普通；器身的週形圓，圈足亦隨着圓；器身的週形方或長方或橢圓，或有其他形，圈足亦多隨從^{P(16)}。

殷虛出土的陶器，列入這一目內的，分四十四式，一百二十型；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可以歸入圈足目內的共有三十四件。

203式：盤形器。 M 232 出土。出土時有破裂處，週壁復原後，仍有漏孔。全器高 11.0 cm；深 7.8 cm；足高 8.0 cm；口外徑 32.8 cm；口內徑 28.3 cm；足底外徑 17.3 cm；厚度 0.2—0.3 cm；容量 9870 cc。純緣方轉外折；週壁外表上部有三弦紋；足部三方孔內表底部一編陰紋；週壁六魚陽紋。小屯陶器列入這一式的標本，分爲 A, C, D, E 四型；青銅製的一器，純緣外卷部份甚多，唇不加厚，底部近平，與陶器標本比，略有小異，另成一型，擬定爲 208 G 型（圖版貳：2；插圖八：E）。

202式：簋形器。 M 331 出土兩標本，一保存完全，另一破裂一半；破裂的較大。兩器雖有大小的不同，但在形制及文飾上並無重要的區別，均爲大口方肩，肩上有牛頭三；牛頭間，三段隆起，與週壁突起的三稜在同一上下線。較完整的一器高 34.1 cm；肩高 20.0 cm；深 28.0 cm；足高 6.2 cm；口徑 37.0 cm；肩徑 30.0 cm；足底徑 20.5 cm；厚度 0.3—0.5 cm；容 13110 cc。肩上三牛頭，頸下弦紋三道，肩上文飾一週，肩下週壁文飾二週，足部文飾一週，共四格。圈足有孔。圖版叁：1；圖版肆：3；插

圖九：1)

較大的一器，高 47.5 cm；肩高 27.6 cm；足高 10.2 cm；徑 38.5 cm；口徑 40.8 cm；肩徑 34.3 cm；足底徑 22.8 cm；厚 0.5—1.3 cm。肩上有三水牛頭頸下三道弦紋，肩上下及足部文飾四格，排列同上器。足部有十字形大孔三個（圖版叁：2）。

248式：甌形器。在圖足目內可以列入這一式的標本最多。小屯出土曾經登錄於紀錄的共有十六件：保存完整或近於完整的有七件；保存大半的有六件；殘毀已甚的三件；內有一件，只餘極小的殘片數塊。這一類的器物在形制上有下列的共同點：（1）體形細長，最細在中部，兩端粗大；（2）最大橫截面在口部，次大橫截面在足底；（3）器身的週壁直接圍足的週壁，底不外露，如甌的簞子；這是與大部份其他圍足器一個重要的分別；（4）底以上的器身外表，顯分兩段：下段大段為全器較細的部份，舊稱為“腹”，與上半段的“脰”在外表有清楚的界線；在內表，也常有界可分。小屯出土的標本，脰與腹在外表劃分得很清楚；在內表卻很多都渾成一片，無界可尋。除了上說的共同點外，這些標本在形制上也顯然有幾種分化的趨勢；譬如足底切地的部份，就有三種不同的結構。專看外表，足的最下部，向外彎的曲線，都陡轉向下；但在內表，這一段就可——（1）繼續向外彎，不轉向，構成一角下凹形（圖版伍：3）；或（2），與外表平行向下轉，構成曲凹形（圖版伍：4）；或（3），內外表平行向下，再向內轉，成方勾形

(圖版伍·9)三種結構在小屯出土各標本中都有例可尋。最顯然的分化趨勢為全器的高寬的比例;假如我們以腹下的橫徑(即近底部)與高度為基數,用下列方式算全器在這一方面的體型,所得的

$$\text{高寬指數} = \frac{\text{腹徑}}{\text{體高}} \times 100$$

指數可以表示它們分化的程度:最小的指數為10.40,最大的到了30.48;若把比較粗矮的排在前面,細長的排在後面,在指數上,差五點,作一新型,小屯甌形器可以排為P、Q、R、S、T。五型如右:

表二: 248式甌形器指數及分型表

序 數	指 數	標本數
248P	30.01--35.00	1
248Q	25.01--30.00	8
248R	20.01--25.00	4
248S	15.01--20.00	3
248T	10.01--15.00	2

小屯出土青銅甌形器十五件可紀做部份如下表(表三,見第13頁)。

250式:方彝形器。 M238出土兩標本,一無蓋,一有蓋。無蓋方彝高16.1—16.3cm;深12.0cm;足高3.9—4.2cm;口寬11.8cm;長13.5cm;底寬10.7cm,長12.5cm;足底寬10.8cm,長12.4cm;厚度0.3—0.4cm;容量1520c.c。週壁四面成正長方,四角均九十度轉;底平,底折方;足部隨底亦作正長方形,四角特長,四面中段向上凹。週壁外表滿佈文飾,分三格;足部外表亦全有文飾。出土時破裂,復原後略有損失。

表三：屍骨器十五件(11)測量及紀錄
(圖表附在圖十)

編號	高度	寬度	口徑	直徑	底徑	足徑	厚度	容量	重量	形狀	穿孔	文飾分配	保存情形
M328	15.2cm	10.7cm	11.3—11.6cm	4.3cm	7.5cm	0.2cm	295cc	27.2f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器身有凹痕	
248Q	15.9cm	10.9cm	11.2—11.5cm	4.0cm	7.4cm	0.2cm	289cc	25.16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保存完好	
M331	18.6cm	13.5cm	10.0—10.2cm	4.4cm	8.0cm	0.1—0.3cm	307cc	23.65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足部有凹痕	
248R	18.9cm	13.0cm	13.8cm	5.7cm	9.6cm	0.3—0.4cm	460cc	30.32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333	19.4cm	13.0cm	13.8cm	5.8cm	9.6cm	0.1—0.2cm	660cc	29.9c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248S	21.5cm	15.0cm	12.5cm	4.6cm	8.3cm	0.1—0.2cm	—	19.0f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232	22.4cm	14.7cm	13.1cm	4.3cm	7.9cm	0.1—0.3cm	422cc	19.19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248S	23.4cm	16.7cm	14.6cm	4.7cm	9.3cm	0.1—0.3cm	582cc	20.05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184	23.0cm	15.5cm	14.2cm	4.7cm	8.9cm	0.2cm	530cc	20.43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333	21.5cm	14.5cm	14.0cm	3.9cm	8.0cm	0.1—0.2cm	—	18.14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333	20.5cm	15.0cm	11.4—13.1cm	4.1—4.2cm	—	0.2cm	300cc	20.49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236	29.8cm	?	10.3cm	3.1cm	8.7cm	0.2—0.3cm	—	10.40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236	29.5cm	20.8cm	15.0cm	3.1cm	9.1cm	0.2—0.3cm	—	10.80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222	—	—	—	5.0cm	9.8cm	0.4—0.5cm	—	—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M222	—	—	—	4.7cm	9.1—9.7cm	0.4—0.5cm	—	—	外圓內方	三十字孔	口徑略大	口徑略大	

*指盛啤酒下凸出。

附註：注于左者係內徑，注于右者係外徑。

有方彝高 16.3 cm; 連蓋高 25.5 cm; 深 11.9—12.2 cm; 足高 3.8—4.3 cm; 口寬 12.3 cm, 長 16.3 cm; 底寬 11.3 cm, 長 14.7 cm; 足底寬 11.1 cm, 長 14.7 cm。蓋作長方屋頂形高 9.8 cm, 寬 12.1 cm, 長 16.2 cm。厚度 0.5 cm; 容量 1825 c.c.。器與蓋四隅及四面均有稜; 蓋頂另有長稜, 如屋脊, 脊中立一短柱, 柱頂由四坡面構成, 轉角處界以四稜, 柱基圓形。全器長方如前器, 四隅均作正角; 足部亦長方, 四隅高, 四面中段向上相進。全器由蓋頂到底滿佈文飾, 大小限面浮出平面; 獸面各部又另作幾何形或其他文飾(圖版拾玖: 1, 2)。

266式: 圓形器。(12) M 188 出土, 保存完整。高 13.8 cm; 深 11.1 cm; 足高 2.6 cm; 口徑 17.6 cm; 最大橫截面在下部, 徑 21.5 cm; 足徑 15.8 cm; 厚度 0.2—0.4 cm; 容量 2890 c.c.。週壁及足部外表滿佈文飾; 週壁文飾三格, 足部一格(插圖十一: b)。

273式: 罍形器。 M 388 出土, 有蓋, 保存完整。高 14.0 cm, 連蓋高 19.0 cm; 足高 1.5 cm; 深 12.8 cm; 口徑 5.9—6.1 cm; 頸徑 4.3 cm; 腹徑 10.5 cm; 足口徑 7.0 cm; 厚度 0.2—0.3 cm; 容量 400 c.c.。頸部弦紋三週, 無他文飾; 底近平, 略向下拱, 無底折。蓋頂圓形, 頂下有週壁一圈; 頂中有紐, 短柱, 柱頂作菌狀, 上有渦紋; 形制如殷墟所出陶蓋 923 B (插圖十二: b1)。

277式: 卣形器。 有圓(277 R)方(277 F)兩型標本。圓卣形器(277 R): M 238 出土, 破裂, 復原後全形可見, 但口部、頸部、腹部均有損失; 有蓋及提梁。器高 25.5 cm; 連蓋

高 30.7 cm; 深 22.7 cm; 足高 2.9 cm; 口徑 9.1 cm; 頸徑 5.7 cm; 腹徑 15.8—16.1 cm; 足底徑 11.7 cm; 厚度 0.5 cm; 容量 1400 c.c.。提梁長 32.5 cm; 寬 2.0—2.6 cm; 中部厚 0.8—1.0 cm。全體形制: 身部類 273 式罍形器之放大, 另加一提梁; 梁兩端作圓頭形, 扣入頸下腹下之兩耳形紐上。蓋亦如罍形器之蓋, 028 B 型有蟬形扣, 兩端爲兩圈, 首端套於蓋頂紐莖, 尾端繫於提梁內表之一半環上; 半環的穿左右行。全器由蓋頂至足底滿佈文飾; 計蓋一單位, 扣一單位, 提梁一單位, 器身上下六格, 足部另爲一格。繫梁兩紐所在, 分器身文飾爲兩半面; 每半面各格文飾作獸面形的, 又自成一單位。(13)

方甬形器 (277 F): M 331 出土; 器身保存完整; 有蓋及提梁, 蓋略有缺, 提梁折斷。器高 23.0—24.0 cm; 帶蓋高 30.3 cm; 深 21.5 cm; 足高 2.7 cm; 口徑 9.7 cm; 頸徑 4.3 cm; 腹寬長 10.8×11.6 cm; 足底徑 9.7 cm; 厚度 0.5 cm; 容量 1200 c.c.。提梁長 59.0 cm, 寬 1.5—2.0 cm, 厚 0.6—0.8 cm。全器形制: 橫截面變化甚大; 口形及蓋均圓; 頸部由上向下漸趨於方; 肩部方多於圓; 四隅有稜, 上達口部; 肩下週厚, 四面, 四隅正角轉; 底折亦正角轉, 底部平。下面圈足極圓, 上四孔, 對底部四脚。蓋同圓甬形器蓋, 但紐作張翅鳥狀, 扣扣作伏獸狀, 頭端一環套在頂紐莖上, 尾端一環繫於提梁內之半環; 半環上下穿, 與圓甬形器提梁上之左右穿半環有異。全部由蓋頂至足底滿佈文飾; 計蓋, 扣, 提梁各自成一單位; 器身外表頸部